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七回 夢飛虎徐仁薦賢 索賄賂洪先革職

「卻說那人走上前來作個揖，便說道：『小人乃是這裡村中一個里長的便是。祇因相州節度都院劉大老爺行文到縣，各處武童俱要到那裡考試，取了方好上京應試。特來通知岳大爺和眾位小爺。因見小爺們在此操演武藝，不敢驟然驚動，故此躲在林中觀看，並不是歹人。』岳大爺道：『我知道了。』那里長作別去了。次日，岳大爺騎馬進城，來到內黃縣衙門內。門史進內通報，知縣說一聲：『請進來相見。』門史答應一聲，忙走出來，請岳大爺進去。這岳大爺走進內衙，拜見了岳父，便道：『小婿要往相州院考，特來拜別。還有一個結義兄弟也要去應試，祇因前日未曾小考，要求岳父大人附冊送考。』李縣王道：『既是你的義弟，叫做甚麼名字？我與他添上罷了。』岳飛道：『叫做牛皋。』縣主吩咐從人記了補上，又道：『賢婿到相州，待我寫一封書與你帶去。』一面吩咐衙中擺酒款待，一面走進書房，寫了一封書，封得好了，出來交付與岳飛，道：『我有一個同年在相州做湯陰縣，叫做徐仁，為人正直，頗有聲名，就是都院也甚是敬重他的，賢婿可帶這封書去與他看了，這補考諸事就省辦了。』

岳大爺接書收好了，拜謝出來。回到家中，與眾員外說道：『侄方纔到縣裡去，把牛兄弟名字也補上了明朝是吉日，正好起身。』眾員外應允，各人回去，端正行李馬匹。

到次日，都到王員外莊上會齊。五位弟兄各各拜別了父母，出莊上馬，前往相州進發。一路上曉行夜住，弟兄們說說笑笑，俱是憨憨頑頑。祇有岳大爺心內暗想：『我原是湯陰縣祖籍，漂流在外。』不覺眼中流下淚來。

不一日，到了相州。眾弟兄進了南門，走不到里許，卻就有許多客店。岳大爺抬頭看時，祇見一家店門上，掛著一扇招牌，上寫著「江振子安寓客商」七個大字。岳大爺看那店中倒也潔淨，五人就下馬立定。裡邊江振子見了，連忙出來迎接，叫小二將五位客人行李搬上樓去，把馬都牽入後槽上料，自己卻來陪那五位小爺坐下吃茶。問了姓名來歷，連忙整備接風酒飯。岳大爺向主人問道：『此時是甚麼時候了？』江振子答道：『晌午了。』岳大爺沉吟道：『這便怎處？祇好明日去了。』江振子道：『不知大爺要往何處去，這等要緊？』岳大爺道：『有封書要到縣裡去走一走。』江振子道：『若說縣裡，此刻還早得緊哩！這位縣主老爺在這裡歷任九載，為官清正，真個兩袖清風，愛民如子。幾次報陞，都被眾百姓攀轅留住。那個老爺坐了堂，直要到更把天方纔退堂，此時正早哩！』岳大爺道：『但不知此去縣前有多少路？』江振子道：『離此不遠，出了小店的門，投東轉上南去，看見這座衙門就是。』岳大爺聽畢，便去屋中開箱子，取了書，鎖好了房門，一同眾兄弟出了店門，望縣前來。

不道那縣主徐仁，當夜得了一夢，那日昇堂理事，兩邊排列各班書吏衙役，知縣問道：『本縣夜來得了一夢，甚是驚恐，你們可有那個會詳夢的麼？』傍邊走過一個書吏，渾名叫做「百曉」，上前稟說：『小人極會詳夢。不知老爺夢見些甚麼？』縣王道：『我昨夜三更時，忽然夢見五隻五色老虎飛上堂來，望著本縣身上撲來，不覺驚惶而醒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未知主何吉凶？』百曉道：『恭喜老爺！昔日周文王夜夢飛熊入帳，後得子牙於渭水。』話還未曾說得完，那知縣大怒起來，拍案罵道：『這狗頭，好胡說！我老爺是何等之人，卻將聖賢君王比起來！好生可惡！』那個百曉無言可對，祇得站過一邊。

忽見門役稟說：『內黃縣有五位武士，口稱縣主李老爺有書求見。』徐老爺吩咐：『請他們進來。』門役答應一聲，出來相請。五人來到公堂上，行禮已畢，將書呈上。縣主接書看了，又見五個人相貌軒昂，心中暗想：『昨夜的夢，莫非應在此五人身上麼？』就問：『賢契們在何處作寓？』岳大爺對道：『門生們在南門內江振子店中作寓。』徐仁道：『既然如此，賢契們請回寓。都院大人的中軍官洪先，卻是本縣的相與，待我著人央他照應賢契們，明日赴轅門候考便了。』岳大爺等謝了縣主，出衙回寓。

過了一夜，次日，五個人齊至轅門，來見中軍。岳飛上前稟道：『岳飛等五人求大老爺看閱弓馬，相煩引見。』洪先聽了，回轉頭來，問家將道：『他們可有常例送來麼？』家將稟道：『不曾送來。』岳飛聽見，便上前稟道：『武生等不知這裡規矩，不曾帶得來，待回家著人收拾送來罷！』洪先道：『岳飛，你不知，大老爺今日不考弓馬，你停三日再來。』

岳飛祇得答應，轉身出來，上馬回寓。

一路與眾兄弟商議，忽見徐縣主乘著四人暖轎，眾衙役左右跟定。將到面前，五人一齊下馬，候立道旁。縣主在轎中見了，吩咐住了轎，便道：『我正要去見洪中軍，托他周全考事，不道賢契們回來得恁快，不知考得怎樣了？』岳飛稟道：『那中軍因不曾送得常例與他，叫我們過了三日再去。』徐仁道：『好胡說！難道有他這中軍，纔考得；沒有他這中軍，就不考了麼？賢契們可隨我來！』五人答應一聲，俱各上馬，跟著徐縣主來到轅門，投了手本。

傳宣官出來一聲：『傳湯陰縣進見！』兩邊呼喝聲響。徐仁進了角門，踏邊而上，來至大堂跪下。劉都院說聲：『請起。』徐仁立起，打了一拱道：『卑職稟上大人，今有大名府內黃縣武生五名，求大人考試弓馬。』劉都院就吩咐傳進來。旗牌官領命，將五人傳入，到丹墀跪下。

劉公看那五個人的相貌，個個魁偉雄壯，心中好生歡喜。祇見中軍走上廳來稟道：『這五個人的弓馬甚是平常，中軍已經見過，叫他們回去溫習，下科再來，怎麼又來觸犯大老爺？』徐仁又上前稟道：『這中軍因未曾送得常例與他，故此誑稟。這些武生們三年一望，望大人成全！』洪先又道：『我早上明明見過他的武藝低微，如何反說我誑稟？若不信，敢與我比比武藝麼！』岳飛稟道：『若大老爺出令，就與你比試何妨？』劉都院聽了各人言語，說：『也罷！就命你二人比試武藝與本都院看。』

二人領命下去，就在甬道上各自佔個地步。洪先叫家人取過一柄三股托天叉來，使個門戶，祇聽得索郎郎的叉盤聲響，使個餓虎擒羊勢，叫道：『你敢來麼？』岳飛卻不慌不忙，取過瀝泉槍，輕輕的吐個旗鼓，叫做「丹鳳朝天」勢。但見那冷颼颼亂舞雪花飛，說聲：『恕無禮了！』那洪先恨不得一叉，把岳大爺就叉個不活，舉起叉，望岳大爺劈頭蓋將下來。這岳大爺把頭一側，讓過叉，心中暗想：『我和他並無大仇，何苦害他性命？』這洪先又一叉，向岳大爺劈面飛將過來。那岳大爺把頭一低，側身躲過，拽回步，拖槍而走。洪先祇道他輸了，搶步趕將入來，望岳大爺當背一叉。岳大爺忽轉過身來，把槍向上一隔，將洪先的叉掀過一邊，趁勢倒轉槍杆，在洪先背上輕輕的一捺。這洪先站不住腳頭，撲的一跤，跌倒在地，那股叉也丟在一邊了。廳上廳下這些人禁不住喝聲彩：『果然好武藝！』那劉都院大怒，叫洪先上去，喝道：『你這樣的本事，那裡做的中軍官！』叫左右：『與我又出轅門去！』左右答應一聲，將洪先趕下丹墀。洪先滿面羞慚，抱頭鼠竄的去了。

劉都院命徐知縣帶那五個武生，同到箭廳比箭。先是四個射過，又考到岳飛的箭，比四人更好，便問岳飛：『你是祖居在內黃縣麼？』岳大爺稟道：『武生原是這裡湯陰縣孝弟里永和鄉人氏，因生下三日就遭洪水之災，可憐家產盡行漂沒。老母在花缸內抱著武生，在水面上漂流至內黃縣，感蒙恩公王明收養長大，因此就住在內黃縣。又得先義父周助教成我眾弟兄的武藝。如今祇求大老爺賞一批冊，好進京去。倘能取得功名，日後就好重遷故里了。』劉都院聽了，大喜道：『原來是周師父傳授，故爾都是這般好手段。本院向來久聞令師文武兼全，朝廷幾次差官聘他做官，他祇是不肯出來。如今乃作故人，豈不可惜！目下賢契可回去收拾，本都院著人送書進京，與你料理功名便了。』又喚徐仁道：『這個門生日後定有好處，貴縣可回衙去，替他查一查所有岳家舊時基業，查點明白，待本院發銀蓋造房屋，叫他仍歸故土便了。』徐知縣領命。

岳飛等一齊叩謝。出了轅門，跟著徐縣主回至衙中。縣主設宴款待，對岳飛道：『我這裡與賢契收拾房屋，你可回家去，接取令堂前來居住便了。』岳大爺謝了，當日，同眾弟兄回至寓所，算還飯錢。到次日，別了店主人，一徑回內黃縣來，各自分別回家。岳大爺將劉都院共徐縣主的事，與岳安人說知，岳安人好生歡喜，忙忙收拾，不提。

再說眾兄弟各自歸家，與父親說知岳大哥歸宗之事，眾員外好生不忍。次日，三位員外正在王員外莊上談論商酌，祇見岳大爺走來向眾員外作過揖，就將歸宗之事稟明。王員外不覺眼中流下淚來，叫聲：『鵬舉！你在此間，小兒輩正好相交。況且令尊遺

命，叫小兒輩『不要離了鵬舉，方得功名成就』。如今你要歸宗，叫我怎生捨得？」岳大爺道：「小侄祇因劉大人恩義，難違他命。就是小侄也捨不得老叔伯並兄弟們，也是出於無奈。」張員外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在此，包你們一世不得分離。」湯懷即忙問張達：「是何主意？」張員外道：「我掙了一分大家私，又沒有三男四女，祇得這個孩兒，若得他一舉成名，祖宗面上也有些光彩。我的意思，只留兩房的當家人在此總管田產，其餘細軟家私盡行收拾，一同岳賢侄遷往湯陰縣，有何不可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此論甚妙！我們竟都遷去就是。」岳大爺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老叔伯大家資，又有許多人口，為了小侄都要遷往湯陰居住，也不是輕易的事，還求斟酌。」眾員外道：「我等心意相同，主意已定，鵬舉不必多言。」岳大爺祇得回家，與母親說知眾員外要遷居之事。岳安人道：「且等我再去與各位院君商議。」牛皋道：「不相幹，我自要同大哥去的！」安人道：「賢侄母子既在此間，自然同去。」

次日，岳大爺別了母親，備馬進城來見岳父，到得縣前下馬進去。門吏連忙通報，縣主吩咐一聲：「請進！」就有旁邊門吏慌忙出來，將岳大爺接入後堂。見禮已畢，李公命坐吃茶，便問往相州去考試諸事。岳大爺將到了湯陰縣如何稟見縣尊，中軍如何索賄，如何比試，直到「劉公著徐縣主查明小婿舊時基業，捐銀起造房屋，命小婿遷居故土。皆岳父大人提攜恩德，今日特來拜謝。」李縣主道：「難得劉公如此恩義，賢婿重歸祖業，乃是大事。但我有一句話，你可速速回去與令堂說知。」岳大爺唯唯聽命，有分教：金屋笙歌偕卜鳳，洞房花燭喜乘龍。畢竟李縣主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